

体认对话句法学视野下的对话者识解互动

曾国才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体认语言学主张从体(感性)和认(理性)的角度分析语言的理据,强调语言产生于人类基于身体感知客观外界的过程,且与人类对感知结果进行认知处理密切相关。整合体认语言学的体认观和对话句法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对称观,可进一步发现人类身体在语言及其意义建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尝试从话语互动的体认性出发建构体认对话句法学,主张语言本身是对话者的体验对象。对话中,说话人对他的语言使用经历体验在本质上是说话者基于他的视觉和/或心智注意力协调自身识解事体的方式,形成识解互动的过程。说话人在识解互动中协商话语的意义,从而扩展对话语篇。

关键词:体认对话句法学;互动;识解;对话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034-09

0 引言

语言的认知研究理论主张,语言的意义与说话人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密切相关(Lakoff, 1987; Talmy, 2000)。本文整合体认语言学(王寅, 2014, 2019)的语言体认观和对话句法学理论(Du Boi, 2014)的结构对称观,从对话中的话语互动视角进一步考察语言体认性的内涵,认为对话^①是说话人基于各自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在人际互动中分享语言使用经验的过程。语言本身是对话者的体验对象。对话过程即说话人在注意力的焦点、范围、详略度和背景等方面进行协调,形成识解互动的过程。

1 体认语言学的语言体认观

“体验”指心智与身体的关联性(Bergen, 2015)。Lakoff(1987: xiv)讨论了概念的体验性,即人类的概念系统与感知、身体运动和在物理、社会层面的经历存在直接关联。概念的建构方式关联着人类大脑和身体的建构方式(Lakoff et al., 1999)。语言的体验观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指语言的形成及其意义源自人类基于自身身体感知体验客观外界

收稿日期:2024-1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对话语言学视野下儿童在话语互动中的图式建构能力研究”(24YJA740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国才,男,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对话语言学、体认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

引用格式:曾国才. 体认对话句法学视野下的对话者识解互动[J]. 外国语文, 2025(1): 34-42.

①本文重点分析说话人和听话人非同一主体的对话情形;说话人和听话人为同一人的独白可视为一类特殊的对话。

的过程。

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在吸收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倡导基于“现实—认知—语言”的互动原则,从“体(感性)”和“认(理性)”的维度对语言各个层面的结构和意义进行解释。体认语言学的语言“体认观”既考察语言本质与客观外界的联系,也强调说话人在建构语言过程中对客观外界的主观识解方式。其中,“体”重在“基于身体”,凸显人与客观外界的“互动体验”之义,“认”则强调“认知加工”。换言之,身体和认知加工在语言的表达和理解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2 对话句法学的语言结构对称观

Du Bois (2014)的对话句法学理论主张在语对而非单句层面考察语言及其意义的构建特征,强调语言结构对称观,这为话语研究引入了崭新的分析视角。已有对话句法学的相关研究成果(Du Bois et al., 2014; 王天翼等, 2018; 刘兴兵, 2020; 孙李英, 2021; 曾国才, 2021)表明,从认知—功能语言学视角探讨对话中语句之间的结构对称性或平行性,以及语句间在形式、意义和/或功能方面的共振效应,已成为对话分析领域聚焦的对象。根据该理论的语言结构对称观,语言结构的对称性揭示了说话人在会话中的认知协作和人际互动;对话语篇及其意义是由对话者共同建构的。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会话中语句间的结构对称性与说话人经验互动的联系,强调(书面体或口语体)语言本身是对话者的感知体验对象;说话人的语言使用特征编码了说话人识解事体的方式;对话的展开过程就是对话者体验他者的语言用法经历,互向对方展示自身识解事体方式的过程。识解与语言使用者的注意力分配相关。当说话人之间在注意力视角位置、注意区域、注意焦点和/或注意细节等方面具有(完全或部分)一致性,对话中产生语言结构复用现象,话语间浮现结构对称性或平行性。

对说话人之间语言使用经历互动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话句法学理论关于“语言体认观”论述的不足。从话语互动的体认性出发探讨体认对话句法学的建构可视为对对话句法学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 体认对话句法学的语言体认观内涵:经验分享

对话是说话人之间的言语、认知和人际互动过程。体认对话句法学突显话语互动与对话者互动的关联性。从言语交际的视角分析,语言的体认性不仅指语言来自人接触客观世界的过程,而且包括说话人把语言本身作为客体进行体验并分析语言使用经历的过程,如会话中的语言和行为模仿。作为人类交流的媒介,语言本身也是说话人体验的客体之一。

对话过程是对话者在客观世界中分享事体经历的过程,说话人在话语互动中相互验证

自己对世界的体验结果。说话人之间对语言的用法体验可能是不同的,即说话人可使用不同的语言编码同一事体。对话中,说话人通过对他者语言用法的体验,可获知他者对事体识解时的细微差异。说话人之间的语言体验分享是对话者形成共享的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结果的基础。体现在语言层面,即说话人基于他者的语言建构自己的语言。

基于语言建构语言的语言表达机制(Du Bois, 2014: 359)是对话中的共同注意力驱动的(Zeng, 2023)。话语互动中相同或相似的句法结构表明对话者基于身体在感知客观外界过程中产生认知协作。对话中句法结构的再现与被选是语言交际中人际合作在语言层面留下的句法痕迹。基于语言的对话性特征,语言是在会话互动中建构起来的。语言存现于对话中,话语的互动是语言的存在场所。因此,对话分析视角下,语言的体验性是突显“话语互动”特征的语言体认观。语言与语言的互动在本质上是人与人分享语言用法经历的过程。话语的互动是说话人对客观外界的识解互动结果。

4 对话者经验分享的本质:识解互动

Langacker(2015:140)认为,识解是我们用不同方式构拟和描绘同一场景的能力。对话中说话人之间的话语体验在本质上是说话人基于他者的视角或立场识解客观外界,形成识解互动的过程。

4.1 识解的维度

4.1.1 Langacker 的识解观

在 Langacker 较早的论述中,识解即意象(Langacker, 1991:43)。识解关系指说话人(或听话人),即主体与其概念化和描绘的情状(即客体)之间的关系。随着认知语法理论的发展,Langacker(1991:4; 1999:5)进一步详述了识解的维度。这些维度包括具体化、范围、背景、视角和突显。Langacker(2007a:17)特别强调识解的三个维度,即具体化、突显和视角,并把辖域范围置于视角下讨论,包括直接辖域、最大辖域、激活区、舞台区和注意焦点。Langacker(2007b: 435)则把识解的维度修订为:具体化、突显、视角和动态性。其中,动态性主要关注加工时间而非聚焦感知或构拟时间中概念的变化。Langacker(2015, 2019)对识解维度再次进行修订与整合,主张识解可在五个范畴内讨论,即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代表了目前认知语法理论关于识解维度的最新阐释。

4.1.2 Talmy 的识解观

Talmy(1988)把识解视为意象系统,并从四个方面讨论其维度:(1)结构图式性;(2)视角采用;(3)注意力分配;(4)力动态。其中,力动态范畴主要考察实体与力之间的互动,包括力量施加、力量抵制、力量克服、阻碍移除等情形。力可以是物理性力量、心理性力量或人际—社会力量。基于力动态关系,Talmy 认为,某一语境中传统的因果关系可进一步细

分为:(1)力量释放;(2)力量阻碍;(3)力量施助等情形。之后,Talmy(2000)重新论述了识解的分类范畴,包括(1)构型结构;(2)视角;(3)注意力分布;(4)力动态。

4.1.3 Croft 和 Cruse 的识解观

Croft 和 Cruse(2004)的识解维度包括(1)注意力/突显;(2)判断/对照;(3)视角/情状性和(4)组构/格式塔特征。Croft 和 Cruse 首先从选择中的侧显(profile)与转喻、述谓的范围与可及性(accessibility)、量与质的级量调整(scalar adjustment)和动态性论述了识解中的注意力/突显范畴。判断/对照范畴则包括三个方面,即范畴化(或框架)、隐喻和图形—背景联结关系。Croft 和 Cruse 的视角维度与 Talmy 和 Langacker 的视角范畴类似,主要指最佳观察位置和观察方向、概念的指向性以及主观性和客观性。此外,Croft 和 Cruse 从关系性、力动态和结构的图式化分析了识解的组构/格式塔特征。

4.1.4 Verhagen 的识解观

在意义和语法组织的认知分析中,Verhagen(2007)广泛使用了“视角”“主观性”“观察点”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涉及概念化的主体。因此,与 Langacker、Talmy、Croft 和 Cruse 着重分析客体如何被概念化有所不同,Verhagen 着重考察客体被识解时主体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主体在识解概念化客体时的认知协作过程。

Verhagen(2007)认为话语的意义具有两种交互主观性,一种体现为概念化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识解可能有别于客观世界本身,另一种体现为概念化主体之间关于客观世界的观点可能是不同的。第二种主观性包括了概念化客体、客体间关系、概念化主体、主体与客体间识解关系以及主体(说话人)与主体(听话人)间的认知协作关系(高莉,2012:795)。由此,Verhagen 进一步细化了 Langacker 的识解构型,即把识解场景中的概念化主体(S)分为说话人(S1)与听话人(S2)(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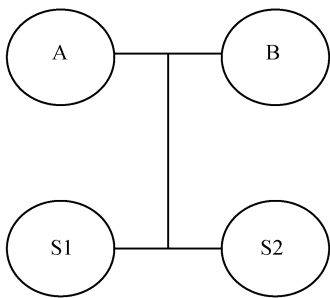


图1 Verhagen(2007:7)描述的识解构型

根据该构型,Verhagen 分析了语言中最大客观性表达、最大主观性表达、视角化表达、第一人称指向表达、第二人称指向表达等情形的意义识解特征,着重讨论了话语识解构型中的视角协调和说话人对客体的阐释。简言之,Verhagen 的识解观强调语言识解中说话人与他人的认知协作过程。

4.2 对话者的识解互动

语言交际中的说话人和听话人是识解的主体,客观外界中的事体(包括说话人)是被识解的客体。识解的主体通过身体器官(如眼部)感知客观外界,获得关于特定客体的知识(如客体的形状、色彩、尺寸、所处位置等)。主体对客体的识解过程具有体认性。

4.2.1 识解的体认性

Langacker、Talmy、Groft 和 Cruse 以及 Verhagen 均阐释了识解过程中主体的视角维度。该维度与主体的注意力相关,包括物理视觉注意力和心智层面的注意力。注意力是人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视觉层面,人的注意力是针对特定人或物的眼神跟随或眼神聚焦。视觉注意力的身体基础是人的眼部器官。而心智层面的注意力指人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对特定人物或事体的认知处理。心智注意力是人理解客观世界的一种能力。Bates et al. (1975)在探讨儿童语言早期如何吸引成人的关注时,把成人对儿童的回应,如笑声、评价、微笑和眼神接触等均视为交际中的“注意力”。主体基于物理视觉注意力可认识客体的形状等客观属性,而通过与客体的接触互动,主体在心智层面概念化客体,获得关于客体的功能等知识。在上述的识解观中,所述及的范围、背景、突显、具体化等均与主体的视觉体验或注意力相关。

4.2.2 识解互动:注意力并置

说话人的视觉等感知器官是语言体验性特征建构的身体基础。人类的语言交际是注意力驱动的(Levitt, 1993; Talmy, 2007)。这和语言与认知研究中“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语言建构思想(Boas, 2021: 64)是相通的。说话人用语言编码的对象通常是位于其视觉或心智注意力范围的事体。Talmy (2021)讨论了说话人注意力焦点区的事体在位置、形状等方面的突显特征,非突显的事体则位于注意力的边缘区域。

在典型的对话互动中,人与人的语言交际过程本质上是彼此分享对特定事体的感知体验过程。在该过程中,发话人首先识别自己的注意窗中的突显事体,然后通过语言和/或非语言策略把听话人的注意力导向发话人自己的注意窗,注意力产生并置。当对话者聚焦同一事体或某事体的同一特征,对话者的注意力形成共同焦点,即共同注意力。Zlatev (2017)认为,体验性的主体互动中存在互动的感知。共同注意力是对话者互动感知的结果,也是特定时空中对话者分配给同一事体的视觉注意力或心智注意力。话语互动中的语符重复现象是对话者共同注意力在语言层面的句法痕迹(Zeng, 2023)。

4.3 识解互动的维度

从上述 Langacker 的识解观可见,识解中的背景、范围、突显和详略度(或图式性)等维度均关联说话人的“视角”。具体讲,“背景”和“范围”是说话人的(物理视觉或心智层面)注意力所在区域,“背景”则是注意力的区域之一,而“范围”涉及注意力的最大区域、直接

区域和聚焦区域;“突显”则是说话人的注意力焦点区,“详略度”可视为说话人注意力区域的可调节范围,位于最大区域与聚焦区域之间。因此,视角可视为识解的最基本维度。基于视觉或心智视角的注意力是识解的核心概念。

说话人的视角影响听话人在理解加工过程的早期阶段(Brown-Schmidt et al., 2008)。话语的语符结构编码了说话人的视角位置或注意力范围。对话中的话语互动是对话者基于注意力位置、方向、对象与范围的识解方式互动,包括注意的视角互动、区域互动、焦点互动、细节互动。换言之,识解互动是说话人的注意力互动。在该过程中,对话者建构共同的注意力,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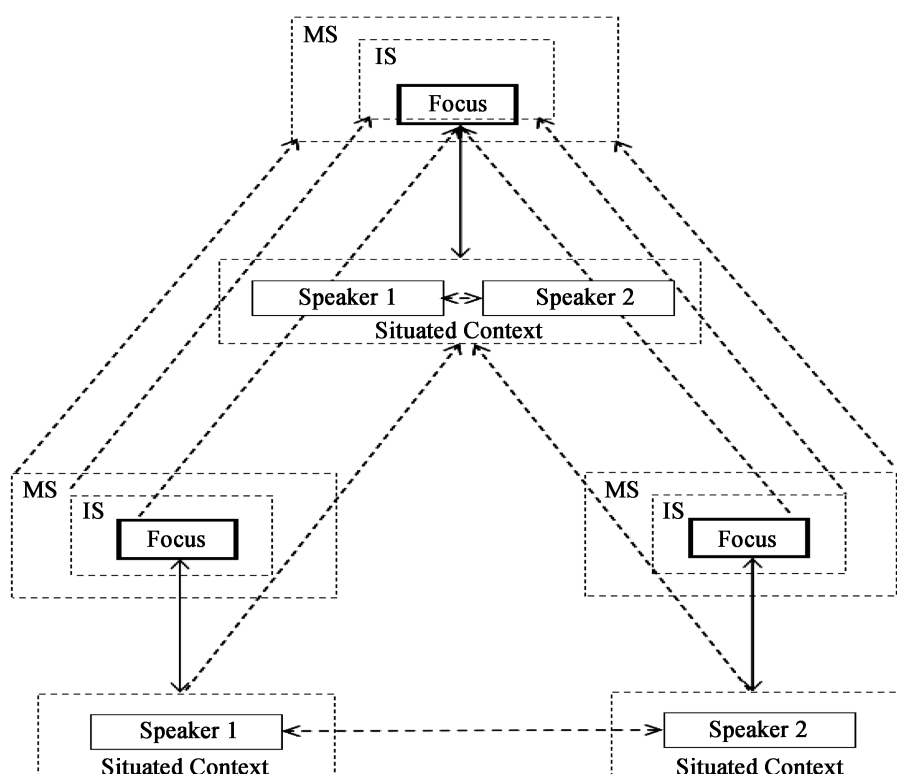


图2 对话者的识解互动

MS=最大注意区域 (Maximal Scope) IS=直接注意区域 (Immediate Scope)
FOCUS=注意焦点 Situational Context=情境化语境 Speaker=说话人

图2表示,说话人1和说话人2在语言交际中有各自的注意焦点与注意区域,包括注意最大区域和直接区域。其中,注意最大区是注意焦点的背景区域,注意的直接区域与注意焦点的位置有更直接的联系。对话过程中,说话人1和2彼此通过视觉注意的方向调整、使用的手势或语言符号等向对方传递其注意的对象、视角的位置和注意区,对话者产生识解互动。在识解互中,当说话人的注意力聚焦同一事体时,对话者的注意力形成并置,并产生注意力叠加(由说话人互动中的focus表示),对话者在注意的视角位置、注意区域、注意焦点和注意的细节等方面产生互动。

(1) 注意的视角位置互动

说话人在会话互动中彼此向对方传递注意力信息。对话者的视角互动结果包括视角一致和视角不一致。在视角一致情形中,说话双方聚焦相同事体,对话者的物理视觉注意力发出方向,或说话人面对事体的位置、距离等相同;在心智层面,说话人对事体评价的态度、立场或出发点是一致的。若对话者经过视角协调后彼此感知对方的视角不同,则面对同样的事体,对话者观察到的事体的特征(形状、色彩、尺寸等)或不一致。为验证或体验对方观察到的是同一事体特征,处于不同视角位置的对话者可调整自己的视角位置到在他者的视角位置。然而,即使视角位置一致,若对话者观察到的事体不同或注意到同一事体的不同方面,对话双方谈论的主题或对象则不同。

(2) 注意的区域互动

语言交际是对话者之间相互了解各自注意力背景的过程。注意力的背景区域和直接区域是说话人观察事体的参照点。对话者彼此向对方传递的事体所在注意区信息是对话双方实现交流的充分条件。如果对话者的注意力背景区域和/或直接区域(心智背景和/或物理背景)一致,或有重叠,则对话者之间有共享的知识或交际共同基础。如果对话者从不同的注意背景考察注意的对象,对话者之间对同一事体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从而不会形成共识,观点或立场出现分歧。在局部对话场景中,对话者在相同的注意背景下,可选取不同的直接区域作为注意焦点的描写和谈论基础。对话者观察到的同一事体特征也因而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3) 注意的焦点互动

注意的焦点是说话人的视角注意区域或心智层面注意范围内突显的事体(特征),处于注意力区域的中心位置(如图2所示)。在语符层面,受突显的事体通常有特殊的句法特征,如句首或倒装结构。在实时对话语篇中,被重复或多次提及的事体通常是说话人的注意力焦点。对话者的注意焦点一致是会话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听话人通过识别说话人的语言用法、视觉方向、姿态体式等判断其注意焦点,并向对话者反馈其判断结果,对话者产生注意力焦点互动。因此,对话是对话者之间的焦点协调过程。在此过程中,对话者彼此感知对方的言谈对象。一致的谈话对象表明对话者建构了共同的注意焦点,说话人之间有叠加的注意力区域,即共同聚焦某事体(或事体特征)。没有形成共同注意力焦点的语言交际面临对话中断或对话主题转移。说话人之间相同的注意焦点可以有不同的注意力背景区。但当注意区域(背景区域或直接区域)有多个事体时,尽管对话者的注意力发出位置相似或相同,对话者注意的焦点(事体)也可能不同。

(4) 注意的细节互动

因对话者之间存在交际意图、观察位置等差异,针对共同的注意焦点或事体,对话者观

察或描述的事体在具体化程度方面可能不一致。因此,对话者彼此向对方提供的关于某事体的信息详略度不同。对话是对话者关于共同注意事体信息互补的过程。随着对话进行,对话者共同协作,相互提供更多的关于共同注意事体的细节特征。随着对话者不断获得更多的关于该事体的更多信息,说话人之间在注意的事体细节层面产生互动。

5 结语

Langacker, Talmy, 以及 Groot 和 Cruse 在语言单句编码层面讨论了单一说话人识解客观世界的维度, Verhagen 也主要在单句层面论述说话人如何在互动中识解同一客体。本文则整合体认语言学的语言体认观和对话句法学的语言结构对称观, 强调对话即对话者相互分享语言使用经验的过程。该过程中, 对话者在视觉和/或心智层面协调彼此的注意力, 产生识解互动, 具体体现为注意的视角位置互动、注意区域互动、注意焦点互动和注意细节互动。当对话者注意同一事体或某事体的同一特征时, 对话者的注意力产生并置, 出现注意力叠加, 形成共同注意力。基于识解互动, 对话者协商话语的意义, 扩展局部对话语篇。本研究主张“语言”本身是交际中对话者的体验对象, 丰富了体认语言学的语言体认观内涵, 弥补了对话句法学关于语言体认性论述的不足, 以期对体认对话句法学的理论建构和对话分析视角下的语言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启示。

参考文献:

- Bates, E., Luigia Camaioni & Virginia Volterra. 1975. The Acquisition of Performatives Prior to Speech [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of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3): 205-226.
- Bergen, Benjamin. 2015. Embodiment [G] // Eva Dąbrowska & Dagmar Divjak.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10-30.
- Boas, Hans. 2021.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Framesemantics [G] // Xu Wen and John R. Taylor.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43-77.
- Brown-Schmidt, S., Gunlogson, C. & M. K. Tanenhaus. 2008. Addressees Distinguish Shared from Private Information When Interpreting Questions During Interactive Conversation [J]. *Cognition* (3): 1122-34.
- Croft, W & D.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 Bois, John W. 2014. Towards a Dialogicsyntax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359-410.
- Du Bois, John W., Peter Hobson R. & A. Jessica. Hobson. 2014. Dialogic Resonance and Intersubjective Engagement in Autism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411-441.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ngacker, R.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ion* [M].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angacker, R. 2007a.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Langacker, R. 2007b. Cognitive Grammar [G] // D. Geeraerts & H. Cuycken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21-462.
- Langacker, R. 2015. Construal [G] // E. Dąbrowska & D. Divjak.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rlin and Boston: De

- Gruyter Mouton, 120-143.
- Langacker, R. 2019. Construal [G] // E. Dąbrowska & D. Divjak.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erlin and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140-166.
- Levelt, W. 1993.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 Vol. 1 [M]. Cambridge, London: MIT press.
- Talmy, L. 1988. The Relation of Grammar to Cognition [G] // Rudzka-Ostyn, Brygida.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65-205.
-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7. Attention Phenomena [G] // Geeraerts, D. & H. Cuycken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64-293.
- Talmy, Leonard. 2021. Structure within Morphemic Meaning [J]. *Cognitive Semantics* (2): 155-231.
- Verhagen, A. 2007. Construal & Perspectivisation [G] // Geeraerts D. & H. Cuycken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81.
- Zeng, Guocai. 2023. Joint Attention and Its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in Dialogue: Embodiment Revisited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 1-8.
- Zlatev, Jordan. 2017. Embodied Intersubjectivity [G] // B. Dancygier.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2-187.
- 高莉. 2012. 《交互主观性构式: 话语、句法与认知》述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5): 794-798.
- 刘兴兵. 2020. 对话句法理论的互涉原则: 互涉的形式何以产生互涉的意义?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 15-21.
- 孙李英. 2021. 基于形式介入的会话含意推导: 对话句法视角 [J]. *现代外语* (1): 13-24.
- 王天翼, 甘霖. 2018. 对话句法学之再认识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6): 78-85+146.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J]. *外国语文* (6): 61-67.
- 王寅. 2019. 体认语言学发凡 [J]. *中国外语* (6): 18-25.
- 曾国才. 2021. 对话语言学: 核心思想及其启示 [J]. *当代外语研究* (3): 53-60.

The Construal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locutors: A Perspective from Embodied-Cognitive Dialogic Syntax Theory

ZENG Guoca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Short for ECL), the motivation of human languages is rooted not only in human beings' body-based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which is termed as *Ti* in ECL or the bodily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about the world, but also in human being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world, which is termed as *Ren* in ECL, which is the human beings' cognitive processes about their bodily experiences of living in the world. This study, integrating the view of embodied language of ECL and the linguistic view of structural symmetry in the theory of Dialogic Syntax, further values the fundamental roles of human bo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and its meaning, trying to set up the theoretical frame of Embodied-Cognitive Dialogic Syntax from the view of embodied utterance interaction. In the view of embodied utterance interaction, the language itself is the object interlocutors experience. In dialogue, the nature of the experiences of language use of interlocutors is that a speaker adjusts his or her visual and/or mental attention with the reference to other speaker(s)' attention to construe the events and/or entities, resulting in construal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locutors. In the process of this sort of interactions, speakers negotiate the meanings of utterances, thus the local dialogic discourses are developed.

Key words: Embodied-Cognitive Dialogic Syntax; interaction; construal; dialogue

责任编辑: 李小青